

100个不同经历的人，100个悲欢离合的爱情，轻轻说给你听——

# 我的婚姻

景效文 主编

舟，不会永远是蓝蓝的白云  
一起驶靠爱的彼岸，筑起爱  
的堡垒。

婚姻是爱的避风港，还是爱的坟  
墓？是好的归宿，还是想要进来又欲  
出的城堡？

四川社

100个不同经历的人，100个悲欢离合的爱情，轻轻说给你听——

# 我的婚姻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孙旭军 陈泽昆  
封面设计：解建华  
技术设计：何 华

我的婚姻

景效文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国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50 千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2048-1/I · 245 印数：1—10,000

定价：4.70 元

## 目录

相扶相携情意深	晓萍	(1)
幸福，在奉献中	刘东梅	(3)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	老心	(5)
勇敢面对世俗的挑战	钟玉全	(8)
我的三个妻子	石父	(11)
桥梁	李云喜	(15)
爱，岂在朝朝暮暮	嫣子	(17)
吵吵闹闹也是爱	晓原	(19)
同行	疏影	(22)
丰富自己的生活	梦霞	(24)
淳美，在不断进取中	沈山斯	(26)
改造	杨永康	(29)
爱，就是责任	朱效坪口述 曹雪梅整理	(32)
丑妻	风度	(36)
爱的延续	维真	(38)

摈弃疑虑,再筑爱巢	江兰	(41)
遗憾	蜀西	(43)
走过了一段曲折	李云	(46)
同心,才有幸福	王玉茹	(49)
后成家也是乐	王成志	(51)
诗意外的婚姻	昕昕	(54)
相聚时短情笃深	胡崇俊	(57)
寻找妻子	李双	(60)
婚后乐	邱闻笳	(63)
走进生活	侯永毅	(66)
苦尽甘来	劲为	(70)
为了孩子	晓敏	(73)
缘份	田子镒	(76)
“家长”难当	白丁	(80)
爱啊,爱……	啸地	(83)
我的“领导”	宗牧	(87)
妻子为我当“编辑”	徐建成	(90)
爱,复苏了一颗冰心	舒德芳	(92)
幸好没有放弃	杨成	(95)
先结婚,后恋爱	黛玉	(98)
爱情之树枯萎了	田林	(101)

“读”夫 一品	(103)
重荷 晓夫	(105)
啊,婚姻…… 求索	(107)
平平淡淡亦有情 怡敏	(111)
好在夫人 秋光	(113)
我给妻子当“红娘” 贾洪国	(116)
我爱我的农民妻子 文正	(118)
共绘蓝图 谢琼	(121)
古井 三草	(124)
涉动 时针	(126)
共弹美妙的乐曲 瑞驹	(130)
平平淡淡才是真 川秋	(132)
婚姻是一本书 郑明治	(135)
靠理解去撷取人生的如意 魏红	(138)
婚姻使人成熟 杨力	(140)
女兵的芳草心 晓文	(142)
风风雨雨已九年 罗眉	(144)
幸福要靠自己去寻找 渡遇	(147)
情歌为我而唱 吴鸿	(150)
珍惜平和 山石	(154)
夫妻平等日子甜 刘言	(156)

在爱的支点上	胡运辉	(158)
纸婚时节	忻嚎	(161)
创造诗一般的生活	颜雨	(164)
风雨同舟	郭效儒	(166)
琴瑟和谐在于定弦	希洛	(169)
平凡的幸福	孟红	(173)
好女人是一所好学校	小代	(176)
诗缘	米重阳	(178)
同行妻子	卫平	(181)
来世再相随	田净	(184)
清贫乐	荷影	(187)
“爱”比“恨”好	心儿	(189)
无怨也无悔	吴缘	(193)
孩子,请你们不要来干预	吴为	(196)
我清楚了……	小树	(198)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杨鲁勇	(201)
为了三十年后的无悔	廖志林	(205)
亲爱的,这一级阶梯太高了	酉辰	(209)
衣带渐宽终不悔	山鹰	(213)
人好,比啥都好	谢辉	(215)
终于认了我这个女婿	志云	(218)

婚姻是一种人生	程歌	(220)
永恒的恋歌	云朝清	(224)
质朴的爱	静野	(227)
爱在心底	盼云	(229)
重寻人生路	秀芳	(233)
婚姻偶然恰温馨	龚伶飞	(235)
甜蜜的星期六	熊钊	(238)
企盼的美	余勋禾	(240)
心愿	柔儿	(242)
老夫老妻	处璠	(246)
爱需要阳光	铃儿	(248)
三十岁以后才明白	雪海	(251)
结婚三年间	李红	(254)

晓萍

## 相扶相携情意深

两年前，我嫁给了我的丈夫——我们厂军衔最低的——少尉军官。那时，我们单位里的同事、同学，和我的父母都认为这门婚事不合适，因为我们在生活环境、性格、爱好上都相差很远。他是山东人，只有父亲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他虽然心地善良，但脾气不好，爱好也很少。我呢，大学毕业后来到这个厂，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医生，良好的家庭环境使我性格开朗，爱好广泛，想找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为伴侣。但事与愿违，姻缘使我和这个“小排长”结了婚。

结婚后，在“爱的小屋”里，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那时我们没有操心锅碗瓢盆的烦恼，也没有孩子的吵闹，休息时到同学朋友家玩玩，或者两个人对坐，静静地享受家的温馨，总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后我们的女儿降临了，她给我们这个家带来了欢笑，也带来了麻烦，诸如喂奶、洗尿布，还有一日三餐的劳累，恰在这时他还忙于参加自学考试，这使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更多的时间来沟通相互间的感情。于是，家里开始有了埋怨和责

备声，随之而来的是感情的淡泊，关系的疏远。当我再一比较别人的丈夫，更觉得唯独自己的他不温和体贴，不善解人意。越比心里越气，后悔自己当初怎么会选上他？再往后竟产生了离婚的念头。但感情并不是说断就断的，毕竟我们有过美好的过去，况且已经有了爱的结晶。于是我们都陷入了苦恼之中……

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件事，正是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

那是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心情沉重地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悠。突然，发现前面很多人驻足，向行走着的两位老人投去敬慕的目光。我很奇怪，跑上前一看，那情景简直让我惊呆了：这二位老人都是瞎子！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们正亲切的相互搀扶着往前走，那种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神情，使我觉得世界上再美丽再动人的情景莫过于此了。面对这样一对老人，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为自己对爱情婚姻的幼稚态度感到羞愧。应该说，婚姻对于我来说才刚刚开始，怎么会因为一些感情磨擦就疏远丈夫，甚至想到分手呢？矛盾谁家没有呢？难道自己的丈夫就真的不如别人吗……一连串的问题，让我第一次冷静地沉思。终于，我想通了，离婚并不能使自己真正幸福，而我的丈夫也没有认为离开我才有幸福，我们是有感情基础的。再说，丈夫有不少他人没有的优点，勤快、能干、善良

和好学上进。他虽然固执、脾气不好，但却能容忍我的任性和不能干，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为什么不能对他的缺点容忍一些呢？爱，包涵着理解与宽容。我们既然已走进了婚姻，那么，就要互相爱护，互相原谅，只有这样，我们家庭这叶小舟就永远不会被风浪淹没。就像那对盲人老人一样，在生活的道路上你扶着我，我搀着你……

这是我结婚两年多以来最真切的感受。我把它作为我二十七岁的生日礼物献给我的丈夫——中尉先生。

刘东梅

## 幸福，在奉献中

我的婚事在当年曾经轰动了全公社，人们把此事作为茶前饭后的话题。好些人把最能攻击诽谤的语言，都向我泼来。我作为一个中专毕业的医生，一个从小长在街上的姑娘，与一个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只有两间烂草房的穷农民结婚，也难怪别人不理解。

我们是在水利岁修营指挥部认识的。当时，他穿着一件补丁重补丁的旧棉袄，人又黑又瘦。他在河边上办专栏、写大标语。而我在指挥部当医生。说实话，当

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压根儿觉得这人不怎么样，我还怀疑他能否胜任他的工作。但是经过慢慢接触、摆谈，我发觉此人不凡，他一手钢笔字和毛笔字写得十分漂亮，刊头也画得好，言谈举止更不俗，特别是对人很坦诚，一点不知他的家境是如何的贫穷。言谈中我还知道他读过许多书，这一切都让我感动，渐渐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我们结婚了。我相信我的婚姻是幸福的，但有人曾对我说：“今天你们结了婚，恐怕很快就会看到你们离婚的。”

婚后的生活确实相当艰苦。1969年底我们有了大女儿，那时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我那点微薄的工资来维持。他在生产队劳动，每个劳动日才3角多，还得扣除一部分供养他母亲，我们想买点糖给女儿吃都不可能，而且，在那个只重所谓政治的年代里，他因为有一个海外关系，还得背上这个“包袱”过日子，我们尽管追求进步，有知识，却不能上调，不能入党。在这种种压力下，我终于忧虑成疾。1973年底他当了民办教师，每月有8元钱的补助，我的工资也调到35元，生活才算有了点起色。谁知这时我又生了个儿子，且没有奶给孩子吃，经济的拮据，每月只能用2角8分钱给孩子买一包肥儿粉。我们的穷困，使两个孩子也跟着我们受了许多苦。

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我的丈夫每晚都要在

如豆的煤油灯光下看书到深夜，从不间断。他无能力给我物质上的享受，但他关心我，体贴我，他热爱我们的小家庭。他常常给孩子讲有趣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平时有空，我们还常在一起探讨着人生的真谛，我们感觉到做人就应该做到：坦诚、正直、进取、奉献。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他参加的补充公办教师的文化考试合格，被录取。1983年又考上成都教育学院中文系。从此，我的家庭生活有了明显改善。现在，我丈夫是中学教师，人们都说他发福了，长得又白又胖。我女儿在双流上班，儿子也18岁了，1.77米的个头，比他爸还高。两个孩子都很孝顺，都很可爱。丈夫的“包袱”终于背到了头，他那去海外的姐姐和侄儿也回来探亲了。一家人和和睦睦相敬相爱。

我的婚姻，让我尝尽了人生的酸、苦、麻、辣。但我们真诚相见、患难与共、真心相爱。我为婚姻作出了奉献，如今我也获得了爱情的硕果！

老心

##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

中国人的婚姻，在改革开放的春潮里涌动变化着。我的婚姻，便受到这春潮的波及。

那是改革开放的春潮刚刚涌起的时候。那时，刚落实了我的知识分子政策，妻和两个女儿的户口从郊区迁入了市区。不知为个啥，妻突然提出要做小生意，并趁我出差的机会办了营业执照。我回来时她已经扎着白围裙，站在厂路边，卖起了生抄手生饺子了。晚上，我气急败坏地指责她：“谁叫你去摆摊儿！”她笑道：“摆摊儿有啥不好？政府批准的！”又说：“我晓得你心里的那条虫！婆娘摆摊儿，给你这个大工程师臊皮了！可是，你们厂有一千多名工程师，为啥还亏损？”说得我哑口无言。为了不让同事们看出摆摊儿的婆娘是我的妻，我宁愿上下班绕道走，也不从她的摊位前边过。有人曾问我，某某处卖抄手的，是不是尊夫人？我眼珠子一瞪：“尊夫人才卖抄手呢！我爱人，在，在国营商店！”一天中午，我下班没绕道走，因为我戴了一副墨镜，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妻的目光。那知还没走到她面前，她就扯着嗓子朝我喊：“老童！快把家里的韭菜给我送来！”恰巧我身后走来一群本单位的女同志，闻声都惊讶地指她问我：“是你爱人吗？”我张口结舌，想要抵赖，妻却把脸一扬，坦然答道：“是的，我和他是一家人！你们都是同事，买抄手，九折优惠！”哎呀呀，她居然打起广告来了！下午，吃过她的抄手的女同志，当着我的面竟表扬起妻来了，说她做的抄手好，说她真是精明能干，真够吃苦耐劳，话语充满

了友好与真诚。渐渐的，怕妻子个体丢了我脸面的一条虫不再在我心里蠕动作怪了。

妻的小生意越做越好。一天，她从网兜里亮出用她的辛苦钱给我买的参考书和补品补药，并说：“‘国营大工厂’靠‘小小个体户’补充营养，好意思！”一边用手指头划脸皮羞我。她这一笑，我心里顿又生出一条虫。妻在农村当社员时，我的工资收入虽然不高，却比她的工分收入高出两倍多。那时候她对我百依百顺，叫泡茶，就泡茶，叫洗袜子，就洗袜子，好一股大丈夫之威风，如今呢，却要看婆娘脸色吃饭，从婆娘衣兜里摸钱花。长此下去，她还会和我是一家人吗？说不定哪一天她会扯着我去某个执法的地方，动用大红公章脱离关系哩。为了不弄到这一步，我暗暗批斗自己的大男子主义，低三下四地关心她的生活，不用喊，就毕恭毕敬地给她泡茶，笑嘻嘻地给她洗袜子。她发现我的态度反常，再三追问原因，我不敢不如实交待。听罢，她大笑道：“到了国营大工厂肥了，大工程师出洋了的那一天，你的心里是不是还要生虫呢？你未必就要去找黄头发蓝眼睛的女人吗？”就这样，我心里滋生的另一条虫，也被妻给驱逐了。

握着妻的手，我在想：在改革开放的春潮里，过去那种凝固不变的家庭经济关系，那种锈迹斑斑的男尊女卑的婚姻观念，必将遭受强烈的震荡和彻底的改造。

同时，做为夫妻，为了在法律上在心灵上永远结成一家人，固然要依靠往昔的爱情积累，但更重要的，是适应历史潮流，去你追我赶、同舟共济地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钟玉全

## 勇敢面对世俗的挑战

最近我结婚了。这是我的第二次婚姻，丈夫是个比我小 11 岁的小伙子。在常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也因这第二次婚姻倍遭磨难。

我是个小学教师。原来的丈夫是个工人。因为性格的不合而分手了。带着苦涩我回到了十多年前离开的娘家。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人生的长跑线上，我又退到了起点，只是多了一个给我安慰，让我牵挂的女儿。

回到娘家不久，父亲患了癌症。我和妹妹不分昼夜地护理，一心想将亲爱的爸爸从死亡线上夺回来。但最终他还是离我们而去了。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我们还未从悲哀中缓过气来，年迈的母亲又病倒住进了医院。当母亲从病魔手中赢得生命时，本来体质很弱的我倒下了：血色素只有 4 克，离死神只有一步之距！我感慨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坎坷。

就在我茫然、无奈的时候，一个小我11岁的小伙子走进了我的生活。

他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自被打成右派之后，他们全家的生活就开始走向不幸。他哥哥在农村插队时经过不懈努力考上了大学，在无比兴奋的等待中，收到的，却是不予录取的通知，其原因不言而喻。因为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哥哥得了精神病。春回大地，弟弟顶替父亲进小学当了一名校工。不幸的是父亲未及享受一番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就匆匆离开了人世。从此，他靠每月几十元工资维持起一家三口——无工作的母亲，患精神病的哥哥及自己的生活。那些经人介绍与之相见的姑娘，一听到他如实地介绍自己的家境就吓得跑开了。

生活上共同的不幸遭遇，使我们的话特别多。我们谈日常生活、谈社会、谈人生、谈未来，我们惊喜地发现彼此的观点是那样的相近乃至相同。于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弟弟，他也把我当作姐姐。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心也贴得越近。但不曾想到有一天，他竟向我表露了爱的心迹。这使我感到很疑惑，难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属于那特殊的一种？尽管我确实感到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情默契，但我主观上一直在提醒自己：这是姐弟情谊；尽管看到他在辅导女儿功课时，我希望他是孩子的父亲，但这种